

緣起

欣於所遇

《快雪時晴》首演前一晚，王安祈藝術總監好意提醒我，觀眾對這戲的反應會很兩極，要有心理準備，接著劇團樂團合體彩排，有些二度創作時的添筆，我越看越感到無助，忍不住滾出淚來。怎麼啦，張容遍歷劫毀，到頭來發現〈快雪時晴帖〉只剩下摹本，不也念頭一轉，釋然而笑嗎？這是在戲裡對主人翁的編派，可閃回戲外面對現實，我只剩一個主意：「好吧，看首演，其他場就不看了。」

彩排結束後，一位基督教報刊的記者找到後台來，兩眼炯炯地稱謝：「妳肯定看見了吧，」什麼？「神早就在東方大地施行祂的大能大力了，」從何說起？她謝的是那一幕，乾隆皇帝當著張容的面在快雪時晴帖上題寫「神」一字。雖說此「神」非彼神，我心頭扛了太久的重擔，就這樣，靠神的大力卸了下來。後來我四場全到，觀眾看著台上的張容，一程趕過一程，我聽著台下觀眾，從歷史長流裡取一瓢飲，映照自心的唏噓聲，此起彼落。

《快》緣起於命題。教育部指示轄下的國光劇團製演「本土」京劇，安祈老師苦思解圍之道，想到一直在寫歌仔戲的我，她說這戲和 NSO 交響樂團跨界合作，不必太規範，若找對題材，她相信我能用藝術手法鋪排本土情懷。電話裡，我直覺地回應，京劇要說發生在台灣的故事，演繹外省人的生命經驗會比較妥貼，安祈老師輕柔地問：「外省人的題材，也算本土嗎？」問我，似乎也在問自己。

說是命題作文，《快》碰觸台灣關於國族／文化認同的敏感神經，又分明是自找的難上加難。

接下國光邀約時，紀錄片《尋找太平輪》剛披露當年轟動一時、後來沉寂五十餘年的太平輪沉船事件，我繞著 1949 年的大遷徙發想，提過以太平輪倖存者為主角的大綱，但京劇要貼這麼近而且大篇幅演現代戲，安祈老師說她光想就坐立難安，「現代人的戲，還是點綴就好」。倒是另一個「從海底沉船發現用來宣示正統的國璽」的提案，她覺得很有意思，這個呼應政治現實／戰爭本質的意念，之後落實為《快》首演版的副線，亦即「裘母的兒子們投靠不同霸主陣營，導致兄弟自相殘殺」。

1949 年，國共內戰大勢已定，國民黨政府帶著「中華民國」東渡台灣，當時倉皇別鄉的，除了來自各省的兩百萬軍民，還有從對日抗戰起，就被打包著一路逃避兵禍，最後搭乘中鼎艦渡海來到台灣的故宮文物。為了上溯適合古裝的歷史情境，我轉往故宮文物尋找靈感，偶然看到日本 NHK 製作的《兩岸故宮》紀錄片，當中有一片段，王氏家族後人從閣樓上把家譜搬下來，當這份逃過無數動亂的金庭家譜在鏡頭前徐徐展開時，我看見王羲之的名字，列位首頁第一行——呀，原來書聖到了晚年，以自己為第一代祖，在江南重修王氏家譜呢。

從那一刻起，落腳在台北故宮的〈快雪時晴帖〉佔滿我心裡眼裡，曖曖內含光，短短 28 個字，通常解釋為：「在一場舒爽的驟雪過後，王羲之寫信問候張姓友人」，其中的「未果為結」，說的是什麼事？能挖出戲來嗎？看似平實的家常語，要入戲成為人物的動機，我得看出不尋常的疑情，再者，故事終點若真的在台北故宮，主人翁這一「疑」，底蘊得足夠深厚，這條從東晉綿延至 21 世紀的有情之路，才有歷久不衰的戲劇張力。

金庭家譜所見，打通《快》的任督二脈，主人翁是收信人「山陰張侯」，尋帖問道的主心骨，靠「發信人重修家譜」這條線索立了起來。我提出這個主線構想，安祈老師說了句「我還真喜歡這一點沈重」，便拍板定案。於是，隨著張容穿朝越代，我正式展開為京劇、歌劇演員設戲的漫漫長路。

史載王羲之當會稽太守時，遭逢早年，他一度拒絕提供軍糧給朝廷北伐軍。我設想王羲之的摯友張容，堅持兩人少壯時的理想，在北伐戰役中陣亡後，一靈不昧，行過四個時空，聽著後世之人說故事、發牢騷，若有似無地互動，終於理解了〈快雪時晴帖〉的隱情。孤魂尋帖的旅程，充滿高度假定性，此間人事物的設計，虛實交錯，層層逼入「離散者」的痛癢處，意在借物喻人，以古觀今。素材用得繁複，要爬梳頭緒，寫出說服力，一次次砍掉重練，是必經的過程，但真沒想到歷史這麼弔詭，太多反覆無常，狠狠嘲諷了我對歷史對人生的無知。京劇新手的關係吧，想像觀眾會如何接收我的詮釋，讓我患得患失。為什麼要選擇這個題材？又或者，是這個題材找上我？踱步回啟程處，幾度重認初心：是愛，不是恐懼。

在全球化多元價值的時代，台灣人仍把政治和文化混為一談，自陷於意識形態的困境。說故事的我，乞靈於王羲之，因緣際會寫了《快雪時晴》，以書聖其人其帖的穿透力，寄託一段近代台灣的歷史記憶，以及「我們住在這裡」的本土情懷，得此一遇，何其有幸！

《快》忝列台灣京劇的一頁，被評為「舉重若輕，以歷史眼光的擴展，抒情詩意的召喚來看，均是上乘之作，為京劇本身南渡的意義，找到新的起點」（文評家王德威語），「打破傳統敘事結構，在大膽、新穎的創意布局下，發展為一幅歷史流光卷軸，如歌的行板風格，帶給觀眾及戲曲自身一次莫大驚喜」（劇評家紀慧玲語），是「最能代表台灣當代創作的戲劇之一」（藝術家董陽孜語）。更多觀眾迴響，教我放下的心又提了起來，每當有人懷念《快》給他的驚豔之感，我都發願立誓似的，說：「不管戲能不能再演，我都要重修劇本。」彷彿非如此虛妄，不足以酬答文章知己，和可遇不可求的題材。

據聞米開蘭基羅雕大衛像，面對那塊百年一遇的潔白大理石，淡定地說：「大衛已經在這塊石頭裡了，我只是要把多餘的部分鑿掉。」我沒有米大師的驚世之才，但面對堂堂上演過的《快》，竟有相似的心情。劇本從無到有的階段，身為當局者，倉皇而迷亂，如今，經過十年有意無意的沉澱，我希望在首演版中呼之欲出的「山陰張侯」，能立在簡潔的戲劇結構上，形象澄澈灑脫，而更富有魏晉風流的生命力。

首演版以張容貫穿古今為主線，點到為止的「裘母憶想兒子們」、「兩位外省人告白」為副線，三股戲相互指涉，交織成全劇。這樣的結構概念，使戲到下半場，

容易流於蕪雜，而且在南宋時空，王伍思揭曉先祖王羲之在張容死後重修王氏家譜時，〈快雪時晴帖〉的密碼便算解開了，要維持內在張力，戲須在張容一己身世之外，早早投注其他關懷，往三希堂、台北故宮走的時候，才逗引得出更為深切的生命感悟。因此，重縷精修《快》，我刪掉了裘母，重新刻畫大地之母，讓張容之魂飄飄蕩蕩的究竟之旅，深刻連結大地之母，連同其他時空的人，都扎在祂的冷靜觀照下。新的架構，展開了天地不言的歷史視野，原本看得特別要緊特別糾結的高曼青、姜成章，也不妨少一點溫情感傷，一視同仁了。

卓別林說：「近看人生是場悲劇，人生遠看成了喜劇。」時代變得實在太快了，再一次風塵僕僕走到台北故宮時，欸，早換成網路手機當道、連火星文都落伍的時代了。把大白話含在嘴裡吞吐的青少年，輕盈得很，歪打正著的無厘頭，update 用語就好；但，「哪兒疼我，哪兒就是我的家」，被抓兵來到台灣的姜成章，還從心裡掏出這句重話來安身立命，張容會感觸到什麼呢？信物足堪流傳，人是百代過客，這一會兒，不說喪痛憂患，不說「同悲同喜，奔赴共同的未來」，自然而然地，我偕張容回到方寸之間，回到王羲之蘭亭集序的語境：欣於所遇，暫得於己，不知老之將至。

本事

大雪紛飛，落了片白茫茫。大地之母張開天眼，看穿古往今來，時空平行交織，戰亂一波接一波，離散者的心事源遠流長。欲說這惘惘的威脅，大地之母的觀照落在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

東晉永和年間，一場驟雪過後，即將帶兵北伐的張容，接獲好友王羲之來信。王、張兩家皆為北方士族，避胡亂而南遷，

王羲之曾以〈喪亂帖〉寫祖墳毀於兵禍之痛，及至晚年，在會稽太守任上，他邀集修禊盛會，受邀與會的張容從〈蘭亭集序〉察覺其筆意有所轉變。眼前這封短札，以「快雪時晴」四字起興，書封寫著「山陰張侯」——這一紙看似家常的問候，透露令張容不安的心跡。原來知交甚深的兩人，少壯時有收復北國之盟，說好一起落葉歸根的，然而，世家大族自稱或稱謂，向來冠以祖籍，王羲之為何違背慣例，改以山陰地名稱呼張容？

張容本想待凱旋歸來，再向故友好好問個明白，誰知這一仗，他成敗兵之將，命喪戰場；大地之母上前招撫亡魂，張容耳邊迴盪起「山陰張侯」的呼喚聲。一生襟袍，萬里江山，想到這喪亂的一輩子，自己以北歸家國為念，即便卸下了皮囊，張容也不甘糊里糊塗，由著王羲之妄稱他「山陰張侯」。

懷了心事，張容無法安息。在不斷改朝換代的大地上，只要有人提起了王羲之，這縷錚錚不昧的魂，便會應聲出現於該時空，於是，從唐太宗的昭陵、南宋秦淮河上的客舟、清乾隆帝的三希堂，張容遇見形形色色的後世之人，一路尋訪到 21 世紀的台北故宮……

一切變與不變，看在大地之母的眼裡：流離者的身世如長卷逶迤，終點往往是起點，歷史長流充滿荒謬的蹣音，但終有那光亮的方寸之地，讓人與〈快雪時晴帖〉相濡以墨，片刻會心。

《快雪時晴》劇本

序場

時間：虛無

主景：虛無

角色：大地之母，古今之芸芸眾生

（具史詩底蘊的【快雪時晴】音樂主題出，大幕上有水墨冉冉，大地之母亮相，其身段與水墨連動，逶迤出長卷意象。）

地 母：【唱】飄飄何所似
戀戀入凡塵
負載乾坤存底蘊
繁華落盡見真淳
人身有時盡
快雪時晴
飛入大化任輕盈

（大幕後出現象徵芸芸眾生的歌隊，妝扮或古人、或今人，發唏噓之聲，與大地之母時有呼應。）

地 母：【唱】或沈重 或輕盈
煙塵散盡，落了片白茫茫。

眾 人：【唱】縱然弱水有三千
只得一瓢飲
勸進 勸進
也只得一瓢飲

地 母：【唱】酣飲淺酌且自品
沈吟 沈吟
看千帆過盡
水月何曾有虧盈

第一場

時間：西元四世紀／東晉

主景：山陰·張家庭園

角色：張容，袁氏、庾氏、蕭氏三文友，老院公，張彤雲
大地之母

（在大地之母注目下，張容步入文友們所在的庭園。）

（老院公烹茶，袁氏、庾氏斟茶品賞，蕭氏把玩地上的雪。）

庾氏：好，好茶。

蕭氏：【吟】風入松 看煮松上雪

袁氏：這時節若在北方，早已冰天雪地，連月不化了。

張容：當年北方大亂，隨父執輩渡江而來，我等都只是垂髫小兒。

庾氏：如今鄉音未改，個個白了少年頭。

張容：歲月不饒人哪。

袁氏：都道土親人親，你我南遷近五十年了，卻還被稱作僑姓。

（眾文士喃喃自語，對「僑姓」各有玩味。）

眾人：僑姓…

張容：江南雖好，終是半壁江山。

袁氏：還是落葉歸根的好。

庾氏：只怕是，歸不得也。

蕭氏：地上殘雪未消，自可怡悅。

張容：我等江北士族，未能收復失土，實實地愧對先人與北國鄉親。

袁氏：啊呀呀，張侯明日將率王師北征，此刻壯心激盪，哪有心情品味這雪煮清茗？

蕭氏：不錯，討個吉兆，該飲杯得勝酒。

張容：著哇，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對院公）換酒來。

院公：是。（下）

袁氏：今日聚會，實屬難得，堪比得暮春之初，會稽太守王羲之在蘭亭邀集的那一場修禊盛會。

蕭氏：【隨口誦】「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

庾、袁：【附和誦】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庾氏：（神往狀）逸少當日乘著酒興，即席寫就一篇〈蘭亭集序〉，我

等之中麼一

蕭 氏：便只有張侯你，躬逢其盛。

袁 氏：王逸少的〈蘭亭集序〉，天機渾然。

蕭 氏：

俞 氏：是啊，手起筆落，如行雲流水一

張 容：變了，（文友們一愣）逸少他變了。

袁 氏：是字變了？還是人變了？

張 容：字如其人，人如其字，全都變了！想我兩家，原是世交，三代淵源，親如手足，避亂南遷後，我二人之父，帶兵北征，一去不回，王家遠在北方的的祖墳，慘遭兵禍毀壞，那時逸少將滿腔悲憤發為〈喪亂帖〉！

【吟】「喪亂之極 追惟酷甚 痛貫心肝
臨紙感哽 不知所言 痛當奈何奈何」

【唱】鐵劃銀鈎 飽蘸著 淚與血
家國思 俱蘊在 點捺挑撇
字如人 人如字 壯懷激烈
觀其書 同聲哭 慘痛摧絕
卻為何 蘭亭序 筆鋒一轉逸興愜
偏說些 天朗氣清 惠風和諧

（文友們各自表述，轉移張容對王羲之的嚴肅評判。）

庾 氏：張侯言重了。

袁 氏：逸少太守任上，遭逢早年，他忙著救百姓饑苦，難得清閒。

庾 氏：修禊之會，難得群賢畢至，〈蘭亭集序〉不過是他見景抒情的神來之筆。

蕭 氏：你們看，入冬後的第一枝梅應景而開，我們也乘興吟詠一番，如何？

（眾文友邀張容步向台前，一同賞梅，彤雲持書帖上，遇院公，從他手中接過酒盤。）

彤 雲：雪霽天地寬，書帖來送暖。爹爹登程之前接到此帖，必如獲至寶。（向院公示意）院公。（自捧酒盤入園）爹爹萬福，諸位世伯安泰。

文友們：彤雲賢姪女來了。

張 容：雲兒來了，莫非有什麼急事？

彤 雲：女兒家能急什麼？

庾 氏：急得急得，張侯時時以國事為念，把掌上明珠的佳期耽誤了。

彤 雲：世伯說笑了。爹爹，適才逸少世伯命人送來書帖一封。

（眾文友聞言騷動了起來，張容故作瀟灑狀。）

張 容：哦，逸少來信。

庾 氏：說逸少，逸少書帖就到。

蕭 氏：果真是莫逆之交，心有靈犀。

庾 氏：得獲王羲之墨寶者，吾輩能有幾人？張侯，你與逸少的情誼非比尋常哪。

袁 氏：逸少快馬傳書，想是來祝張侯旗開得勝。

蕭、庾：是啊是啊。

張 容：書信何在？

彤 雲：在這兒呢。

張 容：（猛一見信封稱謂，暗驚）山陰張侯？逸少稱我山陰張侯！

（眾文友殷盼張容展信，張容壓下驚疑之情，拆信觀讀。）

文友們：喏。

張 容：「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

蕭 氏：久仰王書飄如浮雲、矯若驚龍，既在府上巧遇，不知能否先睹為快？

張 容：這一（隨手把帖遞過去）不消拘束。

文友們：呀，同觀、同觀。（捧帖爭睹）

袁 氏：好，好字。

蕭 氏：圓筆藏鋒，氣定神閒。

庾 氏：這帖，想必是張侯的傳家之寶了。

張 容：不過寥寥數語，言不及義。

文友們：啊？

張 容：快雪時晴！

【唱】我這裡家國之思正澎湃

遙想北雪勁且哀

他那裡 竟這般 悠然自在

說什麼 喜見晴空 掃陰霾

難道說 藏機鋒 意在言外

必有深意待解開

袁 氏：【唱】一場驟雪 勾動了心中罣礙

張 容：【唱】一樣驟雪 卻為何兩樣情懷

（張容再次端詳信封，鬱悶不平，文友們忙著打圓場。）

張 容：王逸少，你竟稱我山陰張侯！張氏家譜寫得明白，我祖籍江北清河，這會稽山陰，乃寄寓之所，逸少親筆，不稱清河張容，反道山陰張侯？

庾 氏：呵，寫錯了，寫錯了。

蕭 氏：啊，酒冷了，酒冷了，出兵在即，當以國事為重，來來來，我們舉杯敬張侯。

庾、袁：敬張侯！

蕭 氏：祝張侯此去，風行草偃，馬到成功。

張 容：我朝廷大軍，必勢如破竹，這一杯得勝酒，回頭再飲不遲。

袁 氏：張侯豪語，天地為鑑！

張 容：【唱】江南雖好非故土

清河祖居是故鄉

明日裡 揮軍北上 故國重光

凱旋歸 定要與他 長夜談心 敘敘衷腸

（張容將書帖夾入袖內，彤雲為他配劍披戰袍，目送他踏上征程。）

（大地之母在舞台一方顯影，悲憫地點出張容天真的執著，及此一執著背後所隱含的文人情操。）

彤 雲：爹爹，早去早回，女兒在家念著爹爹。

張 容：為父定大勝而歸，雲兒勿念。

彤 雲：戰袍縫製好了，待女兒與爹爹披上。

地 母：【唱】讀書識字 盡信人間有不朽

生年不滿百 奈何常懷千歲憂

感時憂國 念天地之悠悠

此去路漫漫 可堪回首

（征戰音樂主題出，眾兵士一陣打殺。）

（張容再上時，髮鬚凌亂，步履踉蹌，可見他歷經過苦戰，張容拄劍，掙扎著不甘就死，但終於不支。）

（伏屍遍地，大地之母巡行場上，在張容身邊停步，招撫之。）

歌 隊：【唱】天蒼蒼 野茫茫 國有殤
地 母：【唱】嚴殺盡兮 茫茫凶荒
烽火千里外 誰念國有殤
歌 隊：【唱】終不得見兮 父母之鄉
故鄉不得見兮 憂思難忘

（張容茫茫渺渺地立起，正欲瀟灑地接受戰死的命運，聽見「山陰張侯」呼喚聲，觸動心結，遂從猶疑不前，到全然抗拒大地之母的招撫，一念專誠地遍尋後，下。）

張 容：【唱】天覆地載 死便埋我
地 母：【唱】死了便埋 安息母懷
安息母懷 死生何礙
歌 隊：【吟】山陰張侯 魂兮歸來
張 容：逸少哪裡？快雪時晴帖何在？
歌 隊：【吟】山陰張侯 魂兮歸來
張 容：不不不，逸少？
地 母：捨了吧。
張 容：快雪時晴帖？
地 母：走來，安息母懷。
張 容：【唱】招魂聲 有餘情
地 母：【唱】情之所繫 繫念山陰
張 容：非也，我乃清河張容。
地 母：【唱】笑看他 脫落形骸
張 容：【唱】一縷安不住的魂
地 母：【唱】漫溯游 山河大地 重入混沌
張 容：【唱】只為了尋帖正名分
地 母：【唱】勞勞塵夢不辭重
張 容：【唱】勞勞塵夢不辭重
地 母：【唱】孰是孰非 古月照今塵

超時空場

能否逃得到下一個太平年

時間：虛無

主景：虛無

角色：古代之狼虎國兩國主，兩軍士，眾兵士，逃難百姓

現代之高曼青，趙長榮，姜成章

（鑼鼓響，緊接著管絃樂，狼國、虎國旗隊先行，鬼祟地翻飛。）

（兩紮靠軍士，分別迎出狼國、虎國之國主，兩國主帶頭對槍一陣後，吆喝士兵們奮勇打殺。）

狼國旗：殺！殺！殺！

虎國旗：殺！殺！殺！

兩軍士：有請國主。

狼國主：俺嫡傳正統。

虎國主：俺替天行道。

狼國主：與我殺！

虎國主：與我殺！

歌 隊：【唱】壁壘分明 都為江山多嬌

狼國主：守江山，哪怕國土變色？

歌 隊：【唱】爭逐霸業 從來只看今朝

虎國主：爭霸業，不惜血流成河！

狼國主：兵士們—

虎國主：兵士們—

兩軍士：誓死效忠國主！

士兵們：殺！

（一大段鑼鼓開打場面，雙方軍士廝殺，隨旗幟陣仗，撲跌翻滾，管絃樂進，逃難人潮一波接一波，浮沉於旗海間，失散的現代人夫婦趙長榮、高曼青，在難民潮裡找到對方，並肩感嘆。）

趙長榮：曼青，妳在哪兒？

高曼青：長榮，你在哪兒？

逃難者：【唱】霸主刀才出鞘

天翻地轉 風蕭蕭

跋山涉水 前路縹緲

心中種下悽悽惶惶的根苗

趙長榮：曼青。

高曼青：長榮。

趙長榮：【唱】亂世裡 身如轉蓬 誰情願

高曼青：【唱】歸期難問 但只問
能否逃得到下一個太平年

（趙長榮、高曼青再度在人潮中分開，場上所見盡是伏屍。）

（著現代軍服的姜成章，從屍體堆裡爬了出來，音樂鋪衍推進，烘托他講述自身經歷。）

姜成章：抗戰結束了，我們贏了！（困惑地）我們輸啦？我也不知道。原以為從此天下太平，沒過多久，又要躲警報過日子。軍隊秘密撤退，他們一路撤退，一路地抓兵。那年，我正在縣城讀初一，放學背起了書包，沿著新建的軍用馬路走回家，就在離家一華里的地方，我跟同學三個人讓他們抓了，我假裝受傷倒在地上，他們賞了我兩記槍托、把槍口對準我，我馬上爬起來跟著他們走了，（取軍帽戴上）他們給我戴上一頂帽子，給了我一切裝備，上頭印著十九軍十八師，（說得恍惚）連夜行軍到碼頭，上了船，船笛響了，船…晃…，也不知道晃了多久，我才想起來我還沒跟娘說呢……娘，我回不了家了，您要吃好、睡好，等我回家，給您拜年，給您叩頭！（泣跪）

第二場

時間：西元十世紀／後梁

主景：長安·昭陵

角色：張容，溫韜，兵士甲乙丙等人

（大幕上水墨迷離，張容尋上，雖感徬徨，意志不減；唱畢尋下。）

張容：【唱】耳邊廂 依舊是 戰鼓響亮
似刑天 舞干戚 威風凜凜
卻不知今在何方
卸戰袍 上天入地 飄飄蕩蕩
為尋那 故友書帖 穿梭奔忙
一念執著難輕放
未肯就此歸泉鄉

無物之陣孤身闖 哪怕識者笑俺張狂

(黑暗裡，音樂轉出詭譎陰森的氣息，兵士甲乙兩人打頭陣，摸索一陣後，兵士丙提燈隨著官服的溫韜上。)

兵士甲：(對兵士乙)不成。

兵士乙：(對幕外喊)老爺！

溫韜：找到了麼？

兵士乙：此路不通。

溫韜：那就另尋他途。你們跟好了！

(溫韜帶頭，在行進中表述監守自盜之志，陵墓內時有陰慘慘之聲，兵士們應聲作表，在恐懼裡跌跌撞撞。)

溫韜：世道亂，好升官，當官不怕官小，就怕管不到寶，我一

兵士們：怕！

溫韜：我耀州節度史，好容易擠進了京師，踩到這天子腳下，我死活都不怕，白天在活人堆裡海撈一票，到了晚上月黑風高，再往這死人堆裡把寶來淘一(踩到某定點)一寸光陰一寸金，挖。

兵士們：是。

兵士甲：老爺，要是有人問呢？

溫韜：老爺在自己的管區，晚上加班巡查，還怕人問嗎？再說，這地方有「人」嗎？

兵士們：我怕！

溫韜：怕鬼的不盜墓，盜墓的不怕鬼，快挖！

(溫韜一旁等待，兵士們入洞，以身段表達各種挖掘手段。)

兵士們：瞧，瞧，通了，(向溫韜處喊)老爺快來！

溫韜：通了！(趕著入洞)

兵士甲：留神啊。

溫韜：你們讓開。

兵士乙：老爺你看。

溫韜：好哇，真是好一

兵士們：好暗啊。

溫韜：暗點兒好，暗點兒別人看不到，咱們心眼兒亮，搶先一著。

兵士丙：這兒不是沒人嗎？

溫 韜：我說的是咱們同行，盜墓這行業越來越興旺，沒本事怎麼跟人家競爭？老爺我可是下了功夫，蒐齊了資料，專為考古文物而來，為的就是那東晉的王羲之。

（溫韜才說完「王羲之」，張容喚聲尋上，兵士們感受周遭氣息變化，驚得雞飛狗跳。）

（旁觀溫韜自鳴得意，張容慢慢弄清楚自己為何來到此時此地。）

兵士們：欸，欸，好冷哇。

張 容：逸少！

兵士甲：人呢？

兵士乙：大夥兒在哪兒？

兵士丙：欸，我的火？

溫 韜：呵，多少盜墓前輩，上天下地找了快一百年了，沒人能找著這一道縫，三天前我福至心靈，摸著門路，破解了達文西密碼，原來昭陵以山為陵，深掘地宮，入口就在這彎彎曲曲的棧道邊，你們說睡在這兒的皇帝老子是哪個？

兵士們：哪位啊？

溫 韜：是唐太宗。

張 容：唐太宗？

兵士們：又來了，冷！

張 容：【唱】事君王 生前身後皆隆重
昭陵裡 何方神聖唐太宗

兵士甲：有鬼！

兵士乙：唐太宗顯靈了。

溫 韜：胡說！你們，怕什麼呢？（給自己壯膽兼提振士氣）哈哈，唐太宗，老祖宗，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怨不得後代子孫—

兵士丙：（把溫韜推至張容眼前）是他！

溫 韜：非是溫韜不讓你入土為安，是你自個兒指名，要〈蘭亭集序〉陪你睡覺。

張 容：〈蘭亭集序〉？

溫 韜：我非得找到！

【唱】唐朝寫字的名家可不少
你卻只認一個東晉的王逸少

皇帝老子賞下了書聖封號
王書霎時就水漲船高
點勾橫豎撇捺挑
親筆手跡成無價之寶
天底下的王書俱搜到
便是那私家書信
也有人送進皇宮投君所好

張容：逸少倒成書聖了。

溫韜：老爺就要書聖的墨寶，明白麼？

兵士們：明白了。

張容：唐太宗對逸少書帖如此偏好，我的快雪時晴帖，怕也被他仗勢得來，待我尋上一尋。

（張容偕眾人團團轉地找著。）

溫韜：你們快分頭找。

兵士們：咱們在找呢。

溫韜：快呀，找著沒有？

兵士甲：還沒。

兵士乙：小的就不明白，老爺別的不稀罕，拿王羲之的字做什麼？

溫韜：老爺我要賣呀，賣了〈蘭亭集序〉，下半輩子不愁吃穿。

兵士乙：呵，拿那個去賣，不就告訴人家你是盜墓賊？

溫韜：你們不懂，我這是在做文化事業。

兵士丙：文化事業？哈哈，你想太多了吧。

溫韜：老爺入昭陵，鬼使神差，若沒找著墨寶，今後〈蘭亭集序〉只有摹本傳世了。

張容：摹本？

兵士們：什麼是摹本？

溫韜：嘿，拿王書當範兒，連錯字都照勾照描、原樣摹寫，欸，說摹本是造假，卻分毫不差，真跡若不出土，將來假的可就要取代真的，今日盜取真跡，重見天日，大家還感激我呢，這就叫做盜亦有道。

兵士甲：依小的看，舞文弄墨沒用，金銀珠寶才能賣好價錢，我偏偏要找那個亮的一

兵士乙：硬的一

兵士丙：會發光的。

溫 韜：你們真是俗不可耐也。

兵士們：咱快點找哇。

（溫韜和兵士們忽上忽下，協力尋找，最後馱布袋，拖行上。）

張 容：荒唐至極！真跡奇貨可居，摹本混充於世，我和逸少的情誼，豈能複製重現，待價而沽呢？

【唱】渾不知 筆勢墨色 具情性
摹本豈可來亂真
王逸少 手起筆落 心相應
平生心事付知音

溫 韜：唉，就是找不著不發光的。

兵士們：兄弟上前，搭把手呀。

張 容：【唱】圓筆藏鋒暗潮湧
未果為結語未詳
快雪時晴道不盡
也是我 辜負了 水墨有靈

（大地之母以另一造型再現，張容與之錯身互望，尋下。）

地 母：【唱】他那裡 行匆匆 穿過死蔭
我這裡 坐定了 遊目古今
時刻臨在微塵眾
靜觀不語似無情

超時空場

再回首 竟已相隔海天外

時間：古轉今

主景：現代家屋

角色：大地之母，高曼青

（音樂一轉，緊接著現代情境，大地之母冷靜望向高曼青所在處，高曼青先在香案前祭禱，後拿出一疊信誦讀，不遠處置有搖籃。）

地 母：古往今來，能有幾時安土重遷？是誰說，撒什麼種子就收

什麼莊稼？

【唱】她心香一瓣祝願誠
現世平和 國土安穩
知否 知否
天公地母存惻隱
絕處有光 隨遇安寧

高曼青：長榮帶著我和天恩，一路退，一路逃，家當丟得只剩下這口箱子，好不容易上了岸，上級來命令，要長榮趕回前線戰場，這場仗明明是輸定了，可是軍令如山！我要跟著他，生死同行，他要我守著孩子，在這海天一角把孩子養大，給趙家留個後…說完，長榮在我眼前一步一步地走了。路上，他不停來信，信裡說，他想家、想天恩、想我，還說再些時候就回來團圓，沒過多久，信斷了……然後，我收到陣亡令，上面寫著趙長榮立的功勳，陣亡地點，和追封的官階。

【唱】烽火連天 誰為主宰
離鄉背井 誰把路開
再回首 竟已相隔海天外
怎禁得 沉甸甸離恨愁懷

（高曼青正感惆悵徬徨，嬰孩啼哭，她從搖籃抱起孩子，緊擁入懷，空下的搖籃，大地之母撫拭、搖動著。）

（大地之母守望高曼青母子，疊和著同唱。）

高曼青：不慌、不慌，娘還有你，你還有娘。

【唱】娘心一畝田
掘得鬆又軟
種桃種李隨兒願
童言童語蜜樣甜
說要娘親永康健

地 母：**【同唱】**娘心一畝田
掘得鬆又軟
種桃種李隨兒願
童言童語蜜樣甜
說要娘親永康健 永康健

第三場

時間：十二世紀／南宋

主景：秦淮河的船上

角色：李三娘，眾船娘，眾船客沈爺、富爺、孫公子、安公子，
張容，紅芸，王伍思，搖櫓夫

（旋轉舞台轉動畫舫，煙波裡如夢似幻。）

（李三娘領著眾船娘歌舞一段，四下穿梭接待，沈爺、孫公子、安公子、富爺先後上船，李三娘與之周旋互動。）

眾船娘：【唱】三更畫舫穿藕花
煙籠寒水月籠紗
晚風吹得遊人醉
秦淮河上處處家

李三娘：沈爺，都說你的瓷窯賣到皇宮裡去，生意興隆哇，多久沒上三娘的畫舫行樂了？

沈 爺：今日不就來了麼。

公子們：該罰、該罰…

李三娘：罰酒一杯。

沈 爺：好好好。

李三娘：（對孫公子）孫公子，還沒給你上酒嗎？（向船娘）快來伺候孫公子。（對富爺）富爺，今兒個再畫什麼給咱們開開眼，來呀，備妥筆墨紙硯，富爺好下酒。（見到沈爺身邊有陌生面孔）沈爺，這位是？

沈 爺：安公子。

李三娘：安公子怎麼了？

安公子：頭暈目眩，坐立難安…

李三娘：欸，再多坐會兒，也就安穩了，三娘這一處，不過是尋常的船罷了，第一次上船的客人，總是消受不起，因為你這會兒，可是在經歷過六朝繁華的秦淮河上！

【唱】六朝金粉舖其上
月兒明明滅滅在河中央
不遠處 便是朱雀橋和烏衣巷

（張容應聲而上。）

張 容：【唱】重來故地 多少激越懷想
這裡，這裡—

【唱】烏衣巷 承家業 共盟志向
與逸少 立橋邊 感慨興亡
古同今 相疊映 悠悠盪盪
異代蕭條有何傷
水月依稀舊時樣
今夕何年 四顧茫茫

眼前人等，一派從容悠閒，這應是個太平盛世了。

（富爺帶著醉意，拍桌站了起來。）

富 爺：這是什麼太平盛世？

李三娘：富爺，你怎麼了？

沈 爺：哈哈，來來來，敬我們翰林院大畫師一杯。

孫公子：敬他的威風—

安公子：豪氣—

李三娘：莫動氣！

沈 爺：曾經滄海難為水，若非胡人犯境，宋王室倉皇南渡，富爺還在
北方—

李三娘：還在汴京的御花園裡，為皇上作畫呢。

（張容指南劃北，試著釐清此時此地的狀態，富爺大筆揮毫，口
發喪亂之嘆，李三娘明明是應對著富爺，卻狀似在開導有相同心結
的張容。）

張 容：北方？南方？

富 爺：【吟】喪亂之極，追惟酷甚，痛貫心肝—

張 容：這是逸少的喪亂之嘆！

李三娘：喲，宋天子如今在江南大起宮殿，咱們小老百姓，還能怎麼痛
貫心肝？

張 容：（難掩失望落寞）原來這個「宋」，也是個南朝。

富 爺：痛當奈何、奈何—

張 容：【同吟】奈何！

富 爺：【同吟】奈何！

李三娘：富爺，你畫山畫水，何不抬頭看看秦淮河上，這金粉繁華的昇
平景象，你畫畫如何呢？

富 爺：唉，難、難、難！

【唱】遙望那 半壁江山 空悲切
丹青手 一片傷心 也難寫

張 容：【唱】我金戈鐵馬 未能將胡虜滅
你一席筆硯 怎劃開 南朝的盤根錯結

李三娘：富爺，你幹麼老是畫這乾澀澀的疊疊大山？

【唱】美江南 滿眼是 山明水媚
你妙筆 該為山點睛 為水畫眉

富 爺：【唱】可比我 前朝臣 客心憔悴
江南再美 亦不過殘山剩水

張 容：【唱】江南再美 終也是黍離禾悲

李三娘：【唱】說什麼 美江南 殘山剩水
又何必 志消沈 客心憔悴
千里有緣來相會
有情天地 大有可為

張 容：【唱】寄寓之所 豈可依歸

（紅芸作划舟身段上，張容因而勾起了對彤雲女兒的念想。）

紅 芸：賣紅菱，賣紅菱。

某侍女：三娘妳看，是紅芸的小船。

張 容：紅芸？

李三娘：吁，她總算出現了。

紅 芸：【唱】小舟迎對風瑟瑟
為生計 顧不得 冷雨摧折

張 容：【唱】萍水相逢 我為何鼻酸眼兒熱

李三娘：【唱】憐孤女 形影單薄 身世坎坷

這姑娘說來命苦，自幼父母雙亡，原本指望早日嫁到柳家，可沒想到，成親前夕，她的柳郎到北方打胡人去了，後來北伐軍樹倒猢猻散一

張 容：那柳郎—

李三娘：柳郎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冤哪，皇上根本無心打回去的。

某船娘：好些時候，都沒在河上遇見紅芸。

李三娘：這會兒放心了，（朝向紅芸方向喊）欸，日子難過，也得過下去呀。

紅 芸：說好早去早回，我在家念著你呢。

張 容：為父定大勝而歸，雲兒勿念。

紅 芸：【唱】無親可依身遭厄

張 容：【唱】我拋下雲兒 作了撲火的飛蛾

紅 芸：【唱】柳郎呀 柳郎呀

張 容：【唱】彤雲兒 我的兒

一別離散 再無天倫樂

紅 芸：【唱】姻緣夢碎 陰陽兩相隔

（努力振作）欸，柳郎會回來的，我們還要一同栽種菱角，共度生涯呢。

（張容依依不捨地目送紅芸，紅芸邊叫賣，邊划舟下。）

（李三娘滿場走動，鼓舞眾人。）

紅 芸：賣紅菱，賣紅菱。

李三娘：來來來，再喝，給公子爺兒們斟酒，不醉不歸。（對富爺）人家小姑娘都打起精神活著，富爺，你就別再失魂落魄，慢說皇上想留在江南，就算有一日回汴京坐金殿了，又如何呢？

【唱】江北江南 皇上都姓趙

升貶由他 書生照常趕科考

窯盜燒得精 自然生財有道

眾船娘：【唱】日落月升 船娘載歌載舞來弄潮

李三娘：【唱】三娘情義不多有

今宵不醉不罷休

英雄淚 就有勞紅巾翠袖

春去春回 絕地還有新芽抽

張 容：【唱】江南遊 江南遊

悲也悠悠 歡也悠悠

孫公子：李三娘，妳行船生涯中，最遠到過哪兒？

李三娘：最遠麼，我送過一位客人回山陰。

張 容：山陰！

孫公子：「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一

沈 爺：這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唉，被唐太宗帶進墳墓裡去了。

張 容：並未尋見哇。

富 爺：你們在說王羲之麼？書聖的字如清風出袖、明月入懷，當年在

翰林畫院，我親炙過墨寶，什麼快雪時晴一

張容：哎呀。

富爺：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

張容：（如字在眼前，摩娑著）未果為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

沈爺：富爺，聽說胡人攻入汴京時，從翰林畫院搶走無數的書畫。

富爺：唉！

安公子：裡頭少不了王羲之的墨寶。

孫公子：欸，胡人哪裡懂得王書的好處。

富爺：胡人自是不懂，才會擄掠燒殺，帶不走的就放火燒一

張容：哎呀！

富爺：燒了三天三夜。

張容：化作灰燼了。

李三娘：王羲之那一手字，洋洋灑灑，甯說胡人不懂，我們老百姓也未必認得出幾個，可山陰的人，千百年來都記得王羲之這個父母官一

**【唱小曲】山陰村 飄墨香
曲水流觴不能忘
咱和書聖攀老鄉
他是百家姓裡的王中王**

沈爺：李三娘，這支曲兒？

李三娘：從山陰村聽來的，那些種麻採桑的村民，個個朗朗上口，你們猜得著，那位從臨安登船、說要回山陰的客人，他是誰嗎？他可是王羲之的第二十三代孫呢。

（張容隨李三娘意識流進入倒敘的時空，旋轉舞台轉至另一邊，搖櫓夫執酒壺先上，待李三娘喚王大人，王伍思現身，在張容熱切的目光下步向台前，張容與王伍思見景抒情，冥冥中應和著。）

張容：怎麼，逸少的第二十三代孫？

搖櫓夫：人皆站船首，我終生望船尾，流水好酒我都有。

李三娘：王大人。

張容：他是王逸少第二十三代孫！

李三娘：**【唱】沿河岸 又聽得 蛙鳴一片**

王伍思：**【唱】稻花香裏說豐年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張容：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

王伍思：【吟】雖無絲竹管弦之盛—

張容：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王伍思：【吟】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李三娘：王大人好閒情。

王伍思：李三娘，我如今已是平民之身，休再喊我王大人了。

李三娘：人人爭做京官，偏你辭了這個官，要回山陰村去。

王伍思：知所進退，歸隱有時，我不過是倦鳥歸故林。

張容：倦鳥歸故林…

王伍思：三娘，妳可知道，眼前這片豐饒的穀倉之地，晉永和年間，曾歷經一場苦旱，當時的會稽太守，正是我先人王羲之。

李三娘：哦，書聖當太守呀。

王伍思：王羲之開倉賑災時，朝堂上有人重提北伐之議，隔年晉王室果真發兵，主帥張容，還是王羲之的多年知交呢—（對李三娘持續言講狀）

張容：【唱】聽他言 往事歷歷猶在目
俺當年 秣馬厲兵 待赴征途
逸少說 天下事 急不過百姓饑苦
論知交 未能同心 不免意躊躇

李三娘：後來呢，張容他一—

王伍思：【唱】出師未捷成白骨
身陷黃沙染血污

歌隊：【吟】山陰張侯，魂兮歸來！

張容：（循聲尋覓）逸少，逸少。

（童音小曲襯底。）

李三娘：是這樣啊。

王伍思：（嘆息）修短隨化，終期於盡，瑯琊王氏，難問歸期。

幕外音：【歌隊吟】山陰村 飄墨香
曲水流觴不能忘

李三娘：山陰村就快到了。

王伍思：可不是麼，（欣慰地，指向不遠處）從那綠竹蒼蒼處，捨舟登岸，便是我們山陰村了。

李三娘：看大人歸心似箭，山陰定是個好地方。

（王伍思笑而不答，與李三娘作別；大地之母隨音樂聲上）

張容：（咀嚼）「佳，想安善…」

歌隊：【吟】咱和書聖攀老鄉

他是百家姓裡的王中王

王伍思：（狀似對著張容表述）先祖早有此意，卻待痛失故友，才下定了決心。

張容：「未果為結，力不次…」

王伍思：今日裡，我能歸隱山陰，身心安然，全因為王羲之以自己為第一代祖，在江南重修家譜。

地母：煙波之上聽搖櫓，山陰堪回首，燈火闌珊處。

張容：「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原來逸少他，邀我一同終老江南，（百感交集）哈哈！

地母：【唱】兒孫不作風中絮

他鄉日久成故居

心有所屬 情有所繫

瓜瓞綿綿 莫嘆流離

超時空場

好一個義薄雲天

時間：今轉古

主景：現代景轉古戰場

角色：高曼青，狼虎國兩國主、兩軍士，大地之母，百姓家老娘

（中西器樂穿透古今疊映的意念，並洩露戰爭荒謬虛無的本質。）

高曼青：我從小跟著祖母聽戲，年紀輕輕就守寡持家的祖母，一邊讚嘆楊家將一門忠烈，一邊開銷了大筆錢財，讓家中男丁免於被徵召入伍，可父親一從學校畢業，任憑祖母哭腫雙眼，他頭也不回地響應青年從軍去了。生在憂患重重的年代，我的父親和丈夫，全都獻身救國，他們甘為卒子，在前線一仗打過一仗，到頭來發現，槍彈砲口對準的敵人，常是自家兄弟。

（狼國、虎國兩國主高踞台上，觀望兩軍士對戰。）

兩國主：殺！

高曼青：【唱】戰鼓動地起
歷史大戲正開演
燃燒青春的火燄
滿懷理想不空談
子彈上膛赴國難
好一個義薄雲天

狼國主：如狼似虎，主帥高臺穩坐。

虎國主：不落人後，卒子們一去不回頭。

兩國主：與我殺！

（兩軍士撥開狼國、虎國旗幟，認出敵營中的兄弟，兩國主奪旗催戰，他們被催了眠似地呼應，展開越來越激烈的對打。）

狼軍士：呀兄長！

虎軍士：是你？

狼國主：效忠國主！

狼軍士：奮勇當先！

虎國主：誓守江山！

虎軍士：夙夜匪懈！

狼國主：效忠國主！

虎國主：誓守江山！

（娘親喚兒聲讓兩軍士暫停廝殺，兩國主再次發號施令，兩軍士不得已又打了起來，虎國軍士終於遭狼國軍士刺中，倒地身亡，虎國軍士跪地悲傷。）

幕外音：兒啊！

兩國主：殺！

狼軍士：哎呀。

（音樂一轉，大地之母現身，兩國主步下高台言和，揖讓而下。）

兩國主：哈哈。

狼國主：劫盡兄弟在。

虎國主：一笑泯恩仇。

兩國主：請了。

（百姓家的老娘捻著微光上，成群地祝禱。）

地 母：【唱】百姓家 老老實實 做牛做馬
總以為 撒什麼種子就收什麼莊稼
眾兒郎 各懷壯志離家下
兒老娘 孤伶伶望斷天涯
捻炷馨香把祭酒灑

眾老娘：天公地母，先祖保佑。

地 母：【唱】娘的兒 魂斷沙場回不了家。

（張容踏雪而上，大地之母俯瞰天地，嘆息下。）

張 容：飄雪了。

地 母：散盡煙塵，落了片白茫茫。

第四場

時間：西元十八世紀／清代

主景：北京·三希堂

角色：張容，乾隆帝，眾朝臣，某內侍，陶大臣，宣統帝，某太監

幕外音：瑞雪兆豐年，吾皇萬歲萬萬歲！

張 容：逸少！

【唱】那一夜 初雪乍落 同入夢
身後事 百轉千迴 不在我意料中
快雪走筆 似曾相識
江山不老 老了魂靈

（張容從台前尋下，後再尋上，逕入三希堂。）

（二道幕起，滿族漢族臣子分立兩側，乾隆帝意氣風發地步下高台。）

乾隆帝：眾卿，有事廷奏，無事退朝。

眾朝臣：吾皇萬歲萬萬歲！

乾隆帝：【唱】為保祖業 江山一統

不辭御駕 北討南征
眾朝臣：【唱】折服萬邦 八方朝貢
乾隆帝：【唱】盛世天子 十全武功

（眾朝臣兩旁退下，乾隆帝步入三希堂，某內侍迎上前來，服侍他做儒雅裝扮。）

乾隆帝：【唱】博覽漢學 才思天縱
胸藏丘壑 腹擁蒼穹
某內侍：【唱】皇上御筆 已入入境
乾隆帝：【唱】興之所至 流布文風

馬上打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要叫漢族心悅誠服，朕須同文人說上話。（對某內侍）取法帖。

某內侍：是。

張容：他是當今帝王？

乾隆帝：【唱】帝王家 逞風雅 愛賞奇珍
天下至寶 盡歸紫禁城
三希堂內宜覽勝

（某內侍捧上快雪時晴帖，乾隆帝觀之賞之，繼而出聲誦讀。）

乾隆帝：每年瑞雪初降，朕便要來會一會它。

張容：它？（驚喜瞧）是它。

乾隆帝：「羲之頓首，快雪時晴」—

張容：我當它不在人間了。

乾隆帝：（同時白）朕會獨寵此帖，必然有一

張容：（同時白）得與此帖重逢，必然有一

乾、張：【同唱】羲之引領在冥冥中。

（某內侍將帖安置在桌上後，下；乾隆帝優雅地臨帖展玩。）

（張容欲親近書帖，發現搆不著，啞然失笑，自我安慰。）

乾隆帝：天下無雙，古今鮮對，真是好一

張容：好僥倖！

【唱】修短隨化終有盡
人如其書萬古新

乾隆帝：「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

張容：【唱】縱然是撲空 再難親近

敬領逸少他 借老一片心

乾隆帝：「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

張容：信封上的山陰張侯，如何移位到帖中來了？

乾隆帝：王羲之！

【唱】唐太宗一句盡善盡美
為羲之贏得書聖美名
帝王品題 萬世崇敬

噲，聖而神之，聖而神之，朕就在帖上題個「神」字。

（乾隆帝落筆寫下「神」字，張容阻止不成，動作倒像在謝恩。）

張容：使不得，使不得。

乾隆帝：【接唱】依稀見羲之 迴身揚袂 叩謝隆恩

張容：謝的什麼恩？

乾隆帝：書聖用筆，神乎其技，妙哉，待朕臨帖，也摹寫一回。

張容：哦，摹本，這帖已然是摹本，是那摹寫之人，捨不下王逸少一點一撇一捺，故將山陰張侯四字寫在一處。（抬眼端詳乾隆帝寫字）他的樣兒嘛，誠心正意，怡然自得，把摹本當成真跡了。

乾隆帝：今日與羲之，一紙之隔，同遊翰墨，豈不勝似曲水流觴，把酒對談。

張容：是呀，逸少，願你有靈，看這帖上多少題字印鈐，便可知，古來帝王將相、文人雅士，錯愛此帖，對它藏之、護之、珍而重之。

乾隆帝：想這世間，多少烽流離，此帖能流傳至今，多虧了他們，多虧了朕！漢族道我愛新覺羅是胡人一

張容：怎麼，他是？

乾隆帝：可歷代漢族帝王，哪個比得上朕，是朕闢了這三希堂，厚愛王氏墨寶，還將快雪時晴帖奉為三希之首呢。

張容：當年避胡亂而南遷，逸少揮灑筆墨，託負失根之情，豈料有這一日，墨寶得寵於胡族帝王。

乾隆帝：【唱】人間大美只許君王看
同遊翰墨 共戴一天

張容：【唱】好一個 天機渾然參不透

乾隆帝：【唱】易反易覆 豈只是水墨宛轉

張容：【唱】一紙素絹怎經喪亂

薄如人命 輕似飛煙
若不是 有此摹本傳
怎能夠 留得個 似假還真在人間
見字如見故人面
添筆印鈐皆墨緣
方信道 人生一世多缺憾
一朝會聚須盡歡

(做漢族文官打扮的陶姓大臣隨某內侍上。)

某內侍：皇上，陶大人求見。

陶臣子：啟稟皇上，臣有雜詩集句進獻。

乾隆帝：你又搜到什麼不成？

陶臣子：此乃本朝徐姓書生所作，龍目御覽便知。

乾隆帝：唸上來。

陶臣子：「明朝(讀為招)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

乾隆帝：這，(暗自琢磨)哪裡是「明朝」？書生念念不忘於明朝(讀為潮)，如此說來，這個「壺」兒麼—

張容：(難掩心虛)呃，非彼「胡」也。

陶臣子：皇上，這還一首呢。

乾隆帝：唸。

陶臣子：是，「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

乾隆帝：這「清」—

某內侍：是清風—

乾隆帝：我大清—

某內侍：不識字—

乾隆帝：哼，狂妄文士，蔑稱我族為胡兒，諷刺大清滿人野蠻無文，無以議論詩書，分明他，以筆墨為口舌，作叛逆之詞，實實可惱哇。

【唱】非我族類其心異

燎原之火蓄勢發

天子之怒 要叫你 既驚且怕

朕不惜 望文生義 開殺伐

張容：你怎樣啊？

乾隆帝：傳朕旨意，將徐氏家族死者剖棺戮屍，生者抄滅流放。(陶臣

子領旨下) 這叫殺一儆百!

張容：哎呀!

【唱】還以為 他悠遊筆墨 天地大
卻原來 字裡行間 將文網撒
冠冕堂皇 俱是空話
文武藝 何苦酬報 無情帝王家

(乾隆帝發豪語承諾過後，隨即暗下。)

乾隆帝：大清王朝，千秋萬世，羲之啊羲之，你的快雪時晴帖，被朕收在三希堂，從今而後，高枕無憂，不會再流離失所了。

張容：不再流離失所?

乾隆帝：絕不再流離失所!

(音樂一轉，時空飛躍，大地之母現身高處，俯瞰某太監提包袱，陪著身穿西裝、戴墨鏡的宣統帝，與張容擦身而過。)

某太監：皇上甬看，這紫禁城，早不是咱大清的的了。

宣統帝：物是人非了。

某太監：走吧。

張容：「未果為結，力不次」，力不次…

第五場

時間：西元二十一世紀／民國

主景：台北·故宮

角色：大地之母，張容，青少年甲乙丙，姜成章，姜妻

(張容隨著場景變動兜兜轉轉，來到象徵展示櫃的框架前，先聽聞甲女喚聲，注意到快雪時晴帖的存在，做新潮打扮的青少年聚集過來，嘖嘖喳喳，他們一開口就是大白話，與張容有趣味互動。)

大地之母：**【唱】**無情歲月輕流轉
有情風信萬里傳
青山暫閉滄桑眼

聽任流水意翩跹

甲 女：快過來，快雪時晴帖在這兒呢。

張 容：【唱】方才你 三希堂 獨伴聖駕
到此地 同觀覽 人聲紛雜

丙 男：妳說這是台北故宮的鎮館之寶？

甲 女：對啊，王羲之寫給他好朋友的一封信。

乙 男：(作勢拿筆揮毫)酷！

丙 男：信這麼短，好像簡訊，現在都嘛敲電腦、滑手機了。

乙 男：拿毛筆寫信就是狂。

丙 男：你們看懂幾個字？

甲 女：好東西要愛不要懂。

丙 男：欸？

甲 女：這封信，可是穿越了上千年，逃過多少災難，才降落在這個時空，與我們的目光交會，嗯(作感應狀)，隔著這層玻璃—

乙 男：攝氏 21 度、溼度 50 的恆溫防潮櫃—

甲 女：我都能感受到王羲之溫潤的手感。

乙丙男：哦。

(乙丙男仿效甲女，貼近玻璃櫃凝視，煞有其事地感應著，無厘頭地自顧自笑了起來；青少年們往另一方移動時，姜成章與老妻上。)

乙 男：你們看，像不像我們在網路上自創用語符號。

丙 男：欸？

乙 男：就矇大人啊，我們自己懂就好。

甲 女：說不定，王羲之跟這個(看字讀)「山陰張侯」，正在說什麼別人看不出來的祕密呢。

張 容：【吟】年少兒 窺見機鋒 話中話
不怪他 弄新潮 未識風雅

姜 妻：老頭子，我們逛多久了？

姜成章：這故宮真大，以前怎麼不覺得？

姜 妻：那時候年輕呀。

姜成章：我們都老了，力不從心了。

姜 妻：那邊的親戚打電話來，問我們什麼時候回去。

姜成章：再看看吧，這十幾年，妳跟我回去探過好幾次親，也祭過祖，娘的墳也修好了，心裡的牽掛總算是放下了。

姜 妻：是放下了，每次你一回老家，總想著早點回來。

姜成章：一回老家，我就想自個兒的家呀。

姜 妻：(同時白)沒法子。

姜成章：(同時白)沒法子。

姜 妻：我就知道你又要說，沒法子呀，不睡家裡那個枕頭總睡不沉，好像現在最讓你牽腸掛肚的，倒是這個枕頭了。

姜成章：沒法子，沒法子。

(張容若有所思，回顧閱歷過的人物，旋轉舞台將大地之母，以及各有所適的紅芸、王伍思、高曼青，帶回張容眼前，隨後轉下。)

歌 隊：【唱】人生天地間

一如飄盪的塵埃
青春灰飛煙滅 喚不回來

地 母：【唱】千年修得同船渡

撫今追昔遺幽懷
一念珍重 無所不在
人情物意且徘徊

歌 隊：【唱】聚散有時 悲欣有時
與誰緣深 同見未知的將來

姜 妻：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呢。

姜成章：好，好字，好自在的筆畫，我常想呀，我這喪亂的一輩子，糊里糊塗、慘慘淒淒，是白活了，(泫然欲泣)還不如書聖的一筆畫有意義呢。

姜 妻：說什麼傻話，書聖也是人哪，王羲之若沒活過他那喪亂的一輩子，能有這麼自在的筆畫嗎？

姜成章：說得也是，哪兒疼我，哪兒就是我的家！

張 容：【唱】喪亂之痛痛何如

片刻會心 傾我素懷
萬里江山 置之度外
欣於所遇 天真還復來

逸少—

【唱】你書聖之名傳千載
我傳家之寶幸無災
歷盡無常千百態

筆鋒藏情何須猜
方寸之地駐風采
勞勞一夢落定塵埃

（音樂聲起，大地之母上，一抹光隨身，張容休憩在其身旁。）

張容：暫得於己，快然自足，快雪時晴帖，有人與你聲息相通，你何妨就在這裡，安心歇會兒。

地母：【唱】飄飄何所似
或沈重 或輕盈
飛入大化中
形骸落盡見從容

歌隊：【唱】縱然弱水有三千
只得一瓢飲

地母：【唱】酣飲淺酌且自品
沈吟 沈吟
看千帆過盡
水月何曾有虧盈